

变形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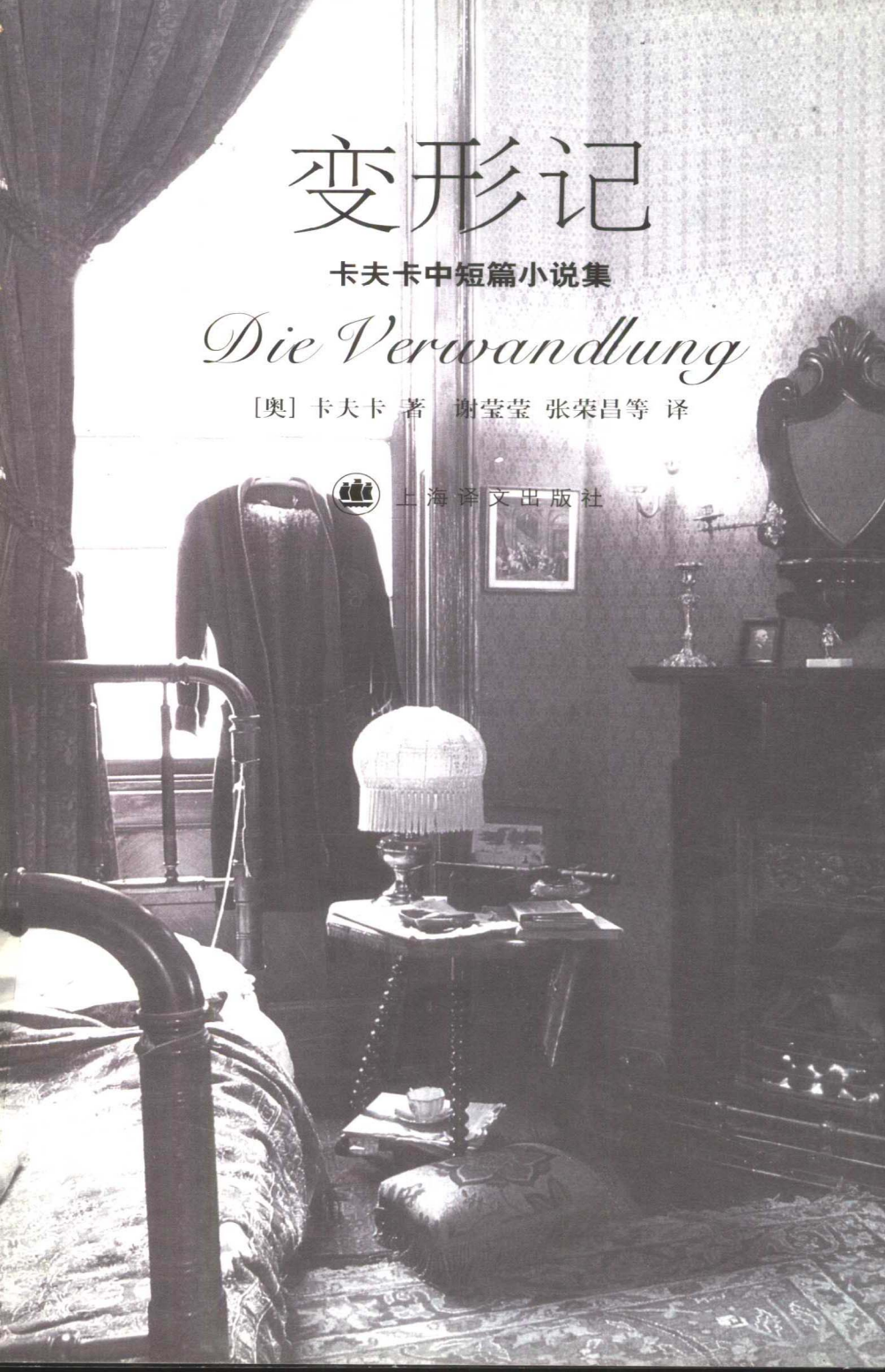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

Die Verwandlung

[奥] 卡夫卡 著 谢莹莹 张荣昌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变形记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

Die Verwandlung

[奥] 卡夫卡 著 谢莹莹 张荣昌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 / (奥)卡夫卡著；谢莹莹、张荣昌等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8
ISBN 7-5327-4029-3

I. 变… II. ①卡…②谢…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0705 号

Die Verwandlung
ERZÄHLUNGEN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变 形 记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

[奥地利]卡夫卡 著

谢莹莹 张荣昌 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开本 88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71,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7-5327-4029-3 I·2268

定价：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135113

前言

本书收集了卡夫卡七十六个中短篇小说。可以说,凡是能找到的中短篇都搜集来了。作者生前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严,不太愿意将其发表。有一些他同意发表的短篇是从较长的作品中摘选的,如《上谕》选自《中国长城修建时》,《司炉》即是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为节省篇幅起见,本集一般不收此类作品。《公路上的孩子们》选自《一场斗争的描写》,但布洛德在整理发表《一场斗争的描写》时将其删去;《在法的门前》系长篇小说《诉讼》中的一节,作为脍炙人口的精品,仍收入本书。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文体是比较模糊的,有的像抒情散文,有的像寓言,国内学术界对此有种种不同的称谓,如荒诞小说、寓言式小说、微型小说、散文诗、速写、随笔、小品等,不一而足。本书姑且统称之为小说,按写作的时间先后排列。本书“题解”均系高年生先生撰写。

高年生

目录

前言	001
一场斗争的描写	001
拒绝	043
街边的窗户	045
随意的凭眺	046
乡间婚礼筹备	047
杂货商	070
回家的路	073
从身边跑过的人	074
乘客	075
布雷西亚的飞机	076
公路上的孩子们	086
为骑士们的思考	090
不幸	092
城市世界	097
大喧闹	103
单身汉的不幸	104
突然决定的散步	105
决定	106
揭露一个骗子	107
成为印第安人的愿望	109
判决	110
变形记	121

村子里的诱惑	164
回忆卡尔达火车站	172
在流放地	181
梦	205
在法的门前	208
乡村教师(巨巖)	210
副检察官	223
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	228
桥	250
猎人格拉胡斯	252
骑桶人	257
豺狗与阿拉伯人	260
新律师	265
乡村医生	267
在顶层楼座上	273
视察矿山	275
下一个村庄	278
杀兄	279
邻居	282
中国长城修建时	284
往事一页	296
敲庄园之门	299
十一个儿子	301
杂种	306
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308
家长的担忧	317
日常的困惑	319
有关桑丘·潘沙的真相	321

海妖的沉默	322
普罗米修斯	324
回家	325
城徽	327
波赛冬	329
团体	331
夜	333
拒绝	334
法律问题	339
征兵	341
考试	344
兀鹰	346
舵手	348
陀螺	349
小寓言	350
初次痛苦	351
出门	354
代言人	355
绝食表演者	358
一条狗的研究	367
夫妇	400
算了吧!	405
论比喻	406
一个小女人	407
地洞	413
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	442

一场斗争的描写

于是人们裹在衣裳中
蹒跚地在砾石路上散步
在这辽阔的天空下
从遥远的山冈
天空向遥远的山冈伸展

将近十二点钟时，已经有一些人站起来，互相握手，鞠躬道别，并说今晚过得真愉快，然后穿过前厅高大的门框，穿上外衣。女主人站在屋子中间，灵巧地鞠着躬，裙子上装饰的褶儿摆动着。

我坐在一张小桌旁——这张小桌有三条撑开的细细的折叠腿——刚从第三只小玻璃杯中抿了一口甜药酒，并在抿酒的同时看了看我为自己挑选并堆放在那儿的一些糕点。

这时，我看见我的那位新相识头发微微蓬乱、神情迷惑、衣着不整地出现在隔壁房间的门框柱子旁。我想掉开目光，因为这些与我无关。可是他却径直向我走来，对我的作法心不在焉，微笑着说道：“请原谅我来找您。从十点半到刚才，我同我心爱的姑娘单独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哎，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我知道，我对您讲这些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互相之间几乎不了解。不是吗？今晚我们才在台阶上相遇，作为同一家的客人说了几句话。但是现在——您

必须——我请求您——原谅我，我无法把幸福隐藏在内心。此外，在这里我又没有别的可信赖的熟人——”

我忧郁地注视着他——我嘴中的水果点心味道很平常——抬头望着他那张变得通红的脸说道：

“得到您的信赖当然很高兴，但是我并不满意您向我吐露了真情。假如您不是这么迷惘，您自己定会感觉到，向一个独自坐在那里喝着白酒的人讲述一个正在热恋中的姑娘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当我说完这些话时，他一下子坐了下来，向后靠去，垂下双臂，然后他又使劲往回屈起双臂，用相当大的声音自言自语起来：

“刚才，安妮和我，我们单独在那边那间屋子里。我把她吻了又吻——我吻了她的嘴巴、耳朵和肩膀。我的天啊！”

一些猜想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更生动的谈话的客人打着呵欠向我们靠拢来。因此，我站了起来，让大家都能听得见，说道：

“那好吧，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同您一起去。但是我认为，在这冬季，又是在夜里，去登劳伦茨山^①可真是胡闹。此外，天气冷了，又下了一点雪，外面的道路像溜冰场一样。好吧，随您的便吧——”

起初他吃惊地望着我，张开那双唇湿润的嘴巴，但当他看见站在近旁的先生们，就笑了起来，站起来说道：

“喔，不，外面的凉意会使人感到舒服。我们的衣服满是热气和烟味。虽然我喝得真不算多，但我也有些醉了。好吧，我们去道别，然后就走。”于是我们走向女主人，当他吻女主人的手时，女主人说道：

“不，我很高兴，您今天看起来非常幸福。”这句话中的好意感动了他，他再次吻了吻女主人的手；她微笑着。我不得不把他拉走。前厅站着一名女佣人，我们是第一次见到她。她帮我们穿上外衣，然后拿起一盏小小的提灯，为我们照亮了台阶。她的脖颈裸露着，只是在下颏下系着一条黑色丝绒带。那穿着宽松衣服的身体微向前倾，当

^① 布拉格西部的山冈。

她把灯提得低低的，在我们前面先下楼梯时，一再挺起身来。由于喝了酒，她双颊通红。在照着整个楼梯间的微弱灯光中，她的嘴唇在颤抖。

在台阶下面，她把灯放在一级阶梯上，向我的相识走近一步，拥抱他，吻他，而且一直抱住不放。直到我把一枚钱币放在她手中，她才慢吞吞地松开胳膊，缓缓地打开房子的小门，让我们走入黑暗夜色中。

在那空荡荡的、被间隔相等的路灯照亮的街道上空，一轮硕大的月亮隐藏在薄云后面，天空因而显得更加辽阔。在冰冻的雪地上，人们只能小步行走。

到外面，我就显然变得特别清醒了。我抬起眼，让关节咯咯作响，向着小巷的上空呼喊着一个名字，好像有位朋友从我这里在拐角处溜走了似的。我跳着把帽子高高抛起，然后又把它接住。

我的相识无动于衷地与我并肩走着。他低垂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曾以为，如果我把他从聚会中带出来，他会高兴得发疯。现在我也变得安静些了。当我忽然对他的状况不再理解，抽回我的手时，我已经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让他振作起来。我不再需要用我的手，便把手插进了外衣口袋。

这样，我们默默地走着。我注意地倾听着我们的脚步声。不知为什么，我无法做到与我的相识保持同步。天气晴朗，我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的脚。有时，也有人倚在窗口瞧着我们。

当我们来到斐蒂南大街^①时，我察觉到，我的相识开始哼唱《金元公主》的一首曲子，声音不大，但我却听得真真切切。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想侮辱我吗？于是我准备立即放弃听这音乐，并放弃这次散步。是啊，为什么他不同我说话？如果他不需要我，为什么不让我安静地呆在那间暖和的屋里喝甜药酒。争着要散步的其实并不是

① 布拉格的一条大街。

我。再说,我也可以独自散步。刚才我在参加聚会,把一个忘恩负义的年轻人从羞惭中解救出来,现在在月色中漫步。这样也行,白天上一天班,晚上聚会,夜里漫步在小巷中,一切都不过分。一种自然得无以复加的生活方式!

但我的相识仍跟着我走。当他发觉自己被拉下时,便加快了步伐。我们谁也不说话,但也不能说我们是在跑。我在考虑,拐进一个支巷这样做好不好。其实我并没有义务陪他散步。我可以独自一人回家,谁也不能阻拦我。那时我将会看到我的相识如何无知地从我拐进的小巷入口处经过。再见,我亲爱的相识!当我回到我的房间,那里将是一片温暖。我将在桌上点燃那盏带有铁支架的立式台灯。完事之后,我便可以坐在放在破旧的东方地毯上的扶手椅中。多么美好的前景!干吗不去这样做?但是以后又怎么办?没有以后。在温暖的房间里,灯光将照耀在坐在扶手椅中的我的胸脯上。然后,我的身体又将渐渐变冷,在这涂色的墙壁之间,在那块在后壁挂着的镶金框的镜子里映出的倾斜的地板上,独自一人待上几个小时。

我正在疑惑不定,在离开时是否要向我的相识告别时,我的双腿变得疲劳起来,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回家去,上床睡觉。然而,我却我没有勇气不告而别,但我又虚弱得不能够大声地道别。因此,我停住了脚,倚在一堵月光照耀着的屋墙上等着。

我的相识穿过人行道向我走来,速度之快,似乎需要我将他扶住才行。他会意地向我眨眨眼,而我显然已经忘却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事?什么事?”我问。

“没什么,”他说道,“我只是想问您,您对那个在前厅吻我的女佣人有什么看法。这个姑娘是谁?您从前见过她吗?没见过?我也没见过。她就是一个女佣人吗?当她在我们前面走下台阶时,我已经想问您了。”

“从她那双通红的手我就看出,她是一名女佣人,连女佣领班都不是。我把钱放在她的手里时,触到了她那粗糙的皮肤。”

“但这只证明，她已经当了一段时间女佣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也许您说得对。那儿的光线，不可能把什么东西都分辨得很清楚，而且她的脸我觉得很像我认识的一位军官的大女儿。”

“我不这样想，”他说。

“这不应妨碍我回家去。天已很晚，明天一早我还要上班；在办公室里是睡不好觉的。”于是，我伸手与他道别。

“暖，好冰凉的手，”他喊道，“我可不愿带着这样冰凉的手回家去。我亲爱的，您也应该让她吻吻就好了，刚才耽误了，不过还可以补救。现在就去睡觉？在这样的夜晚？您想起什么了？你想想，一个人独自睡在床上，会用被子扼杀掉多少幸福的念头，又会用被子温暖多少不幸之梦。”

“我既不扼杀什么，也不温暖什么，”我说。

“那您就别管我了，您真滑稽。”他结束了谈话，同时开始往前走。我不知不觉地跟着走，因为他说的话促使我去思考。

我想，从他的话中我明白了，他猜测我内心有什么东西，这东西尽管在我的内心并不存在，但让他这样去揣摸，使我受到了他的注意。那么幸好，我没有回家去。谁知道，也许这个现在站在我身边，在严寒中口中呵着白气，心中想着女佣人的事的人能够使我在众人面前抬高身价，而我却不必为获取这种身价去花费力气。但愿女人们不要把他毁了！她们可以吻他，抱他，那是她们的义务和他的权力，但是她们不能把他从我这儿拐走。她们吻他，也可以说是吻我一下，在某种程度上用嘴角挨一下；但她们拐走他，那就是把他从我这儿偷走。他应该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永远，如果不是我，又会有谁来保护他呢？他是如此的愚蠢，二月里如果有人对他说：你去登劳伦茨山吧，他也会跟着去的。如果他现在跌倒了又会怎么样？如果他着凉了又会怎么样？如果一个醋意十足的人从小巷里出来袭击他又会怎么样？我又将会怎样？难道我要被这个世

界抛弃？我倒想看看，是否是这样。不，他将再也摆脱不开我了。明天他将同安娜小姐谈话。当然，先是聊些家长里短，然后他突然再也不能隐瞒真情了：昨天，安妮，在夜里，我们聚会之后，你知道吗，我曾和一个人在一起，你肯定还从未见过此人。他的样子我该如何描述呢——就像一根晃动着的身子，顶上有一个长满黑发的脑袋壳儿。他的身体上挂着许多暗黄色的小布片，将他遮盖得严严实实，因为昨天没有风，布片都紧贴在他身上。怎么，安妮，我的话倒了你的胃口，是啊，这怪我不好，我把这一切都讲述得枯燥无趣。要是你看见他如何胆怯地在我身边走着，如何看出我的热恋——那没什么难的——为了让我受他的打扰而独自往前走了一大段路就好了。我相信，安妮，你就会笑笑，也会有一丝害怕。他的在场却使我感到开心，因为当时你在哪儿，安妮？你在你的床上，非洲并不比你的床离我更远。有时我真的觉得，星空似乎随同他那扁平的胸脯一起一伏地在呼吸。你认为我是在夸张？不，安妮，我打心里发誓，我的心是属于你的。

我们向弗兰茨码头走去。我的相识在这样的谈话中一定会满面羞惭，而我却丝毫没有去帮助他摆脱这种羞愧。当时我的脑海里各种念头翻来覆去，因为摩尔多瓦河和河对岸的城区都处于一片黑暗之中。那里亮着几盏灯光，在眺望着的眼睛中跳动着。

我们穿过车行道，向河岸栏杆走去。在那里，我们停住了脚步。我找到一棵树，倚在树干上。从河面上吹来一阵凉风，我戴上手套，无端地叹了一口气，就像人们夜间在河边所喜欢做的那样，然后我想往前走。但是我的相识却望着河水，一动不动。接着他走近栏杆，两脚靠着铁柱，撑起双肘，把额头埋在手中。还要干什么？我冷得发抖，不得不把外衣领子竖起。而他却舒展着四肢、背、肩和脖子，把那支撑在绷紧了的胳膊上的上身向栏杆外探去。

“回首往事，不是吗？”我说，“是的，回忆往事本身就令人伤心，而这些被回忆的往事更令人悲伤！请您不要再沉浸在这些往事中

了,这对你对我都一无用处。这样做不会加强以前的立场,反倒削弱了现在的立场,撇开已无必要去加强以前的立场不谈。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了。您以为,我没有往事可回忆吗?喔,我能回忆的往事是你的十倍。譬如,现在我能回忆起在L地坐在一张长椅上的情景。那是在傍晚,也是在河岸上。当然是在夏天。我习惯在这样的傍晚提起双腿用双手抱着,把头靠在长椅的木靠背上,从那里观看河对岸云雾缭绕的众山。一把小提琴在河滨旅馆轻柔地演奏着。两岸偶尔有冒着闪亮烟火的火车缓缓驶过。

他打断了我的话,突然转过身来,好像看见我还在这里似乎很吃惊。“哎,我还能讲更多的往事,”说罢我就不再往下说了。

“您想想,总是这样,”他开始说,“当我今天下楼,想在晚会开始前散会儿步时,我不得不感到惊讶,我那衬衫袖口里的双手来回晃动得多么厉害,并且它们是多么乐于这样去做。”他边走边说,并用那双大眼睛微笑地看着我。

我终于做到了这一步。我允许他向我讲述这些事情。他微笑着,并睁大双眼看着我。而我呢,必须克制自己,不要用胳膊去搂住他的肩膀,不要吻他的眼睛,对他可以完全不再需要我以资奖励。但是最糟糕的事是这样做再也无关紧要了,因为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现状,现在我必须离开,无论如何要离开这儿。当我还在飞快地寻找一种方法,以便至少能够在他身边再呆一会儿时,突然想起,大概我那瘦长的身材使他感到不舒服,他认为站在我的身边自己显得过于矮小了。这种状况使我感到十分苦恼——虽然已是夜深,我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人——于是我把腰弯得低低的,直到我的双手在行走时碰到我的双膝。为了不让他察觉到我的意图,我缓缓地改变姿势,想把他的视线从我的身上引开,甚至让他转向河面,指给他看射手岛^①上的树木和河面上桥上灯火的倒影。

^① 摩尔多瓦河中的小岛。

但是他突然转过身来望着我——而我还没有完全改变好姿势——说道：“嗨，这是干什么？您的整个身子弯曲着！您这是在做什么？”“一点不错！”我说道，把头靠近他的裤缝，因此我也不能正常地抬头看。“您有一双锐利的眼睛！”

“喔唷！请您站起来！别做这样的蠢事！”

“不，”我说道，眼睛望着靠近的地面，“我就这样呆着。”

“我必须告诉您，您这样做令人生气，这样呆着也无用！行了，该收场了！”

“您干吗大喊大叫！在这静静的夜晚！”我说道。

“随您的便，”他补充道，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是十二点四十五分。”显然，他是从磨坊塔楼钟上看到时间的。

我站了起来，就像被人拽着头发往上提一样。我张开嘴呆了一会儿，让我那激动的情绪从口中散去。我明白，他在打发我走。在他心目中已没有位置。要是在他心目中还有一个位置的话，那么至少我是找不到它的。顺便提一句，为什么我要热衷于坐在这儿陪他呢？不，我只想离开这里，马上到我的亲戚朋友那里去，他们在等候我。要是我没有亲戚朋友，我就必须自助（诉苦又有什么用！），我只有赶快离开这里。因为在他这里任何东西都帮不了我的忙，我的高个子、我的胃口、我那冰凉的手都帮不了我的忙。如果我认为我必须留在他身边，那么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我并不需要您通报时间，”我说道，事实也正是如此。

“谢天谢地，您终于站直身子了。我只不过是告诉您一下，已经十二点三刻了。”

“够了，”我说道，并把两个指甲塞进我正在作对儿厮杀的牙齿缝中。“如果我已经不需要您告诉我时间了，那就更不需要您的解释了。我只需要您的怜悯。请收回您刚才说过的话吧！”

“收回‘现在是十二点三刻’那句话？当然乐意，更何况十二点三刻早已过去了。”

他举起右臂，往回猛一缩手，倾听着衬衫袖链上那像西班牙舞蹈响板的声音。

显然现在要有谋杀发生了。我将留在他身边，他的手早已在口袋里捏住了刀柄，他将从外衣口袋中抽出刀子，高高举起，向我刺来。也许他不会感到吃惊，事情竟是这么简单，但也许他会感到吃惊，谁能知道呢。我将一声不吭，只要眼睛能忍受，我将只是看着他。

“怎么？”他问道。

远处一座带黑色玻璃窗的咖啡馆前，有一名警察像溜冰运动员一样，在石子路面上滑行，他的军刀妨碍了他，他把它拿在手中，滑了好长一段路，几乎转了一个圈才站住。终于他轻声地欢呼着，脑子里哼着曲调，又开始拖着鞋踢踢嗒嗒地走起来。

就是这名离即将发生谋杀二百步远的警察只顾看自己和听自己的歌声，他让我感到某种恐惧。我认定，反正我是完了，不论我让人刺死或是逃走。逃走，并以此遭受那种费事的即更痛苦的死亡方式，不是更好些吗？但我手头上还没有说明这种死亡方式优点的理由，而且也不允许我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去寻找这些理由。做这件事以后还有时间，只要我下决心，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必须逃走，这很容易。现在往左拐向卡尔桥时，我可以往右拐进卡尔巷。这条巷弯弯曲曲，那里有昏暗的房门和还开着门的小酒馆；我不必绝望。

当我们在码头尽头的拱门下走到克劳茨海恩广场时，我高举着胳膊跑进了那条巷子。但我在神学院教堂的小门前跌倒了，因为那里有一级台阶，我没料到这里会有一级台阶。引起一点声响。离我最近的一盏路灯也很远，我躺倒在黑暗中。

从对面的小酒馆里走出一个胖妇人，手提一盏小灯，想看看巷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屋里的钢琴声变小了，弹钢琴的人向门口转过身去，只用一只手在弹奏着，那扇到现在还半开着的门被一个穿着高领扣外套的男人完全打开了。他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把这妇人紧紧地

按在怀里，以致于那位妇人不得不把那盏小灯高高举起，以保护它不会熄灭。“什么事也没有，”他向屋里喊道，然后两人转身走进屋子，门又被关上了。

我试图站起来，又摔倒了。“有一层薄冰，”我说道，感到膝盖有些痛。不过我很高兴，酒馆里的人没有看见我，我可以在这里放心地一直躺到天亮。

我的相识没有察觉到我不辞而别，大概已经向桥走去，因为过了一會兒他才向我走来。当他向我弯下身——他几乎只是垂下脖子，就像一条鬣狗——时，我看不出他的样子很惊讶。他用柔软的手抚摸我。他上下抚摩着我的面颊骨，然后把手掌放在我的前额上：“您受伤了吗？冰薄路滑，要小心——您不是曾对我说过此话的吗？头痛？不是？喔，是膝盖。好吧，这真是倒霉。”

但是，他并没有想到把我拉起来。我用右手支着头——胳膊肘撑在一块铺路石上——说道：“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时，我又感到那种恐惧，用两只手抵着他的胫骨，想把他推开。“走吧，走吧，”我说。

他把双手插进口袋，向空无一人的巷子望去，然后转向神学院教堂，最后又抬头望着天空。终于，当附近的一个小巷里一辆车子喧闹地开来开去时，他才想起我来：“我亲爱的，您怎么不说话呀？您不舒服吗？您为什么不站起来？我是否要去找一辆车来？如果您愿意，我给您从酒馆里拿点酒来。在这严寒中您不能躺在这里。我们还要去劳伦茨山呢。”

“当然，”我说道，自己站了起来，但觉得很痛。我立即摇摇晃晃，不得不狠狠地盯着卡尔四世的立像，好站稳脚跟。但是，要不是我突然想起一个脖颈上系着黑丝绒带的姑娘正爱着我，虽然并不热烈，但却很忠贞，连这种做法也是无济于事的。还有月亮也很可爱，它照耀着我，我出于谦虚正想走到桥头堡拱顶下去时，我认识到月亮照耀万物乃是很自然的。于是我便愉快地张开双臂，尽情享受月光。当我用懒洋洋的双臂做着游泳的动作，不再觉得疼痛和疲劳，向前走